

恩道女杰

高鸣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红尘侠女》续集。

小丫团结满山红，降服黑龙教首李黑子，挑县衙，救出众乡亲，在完达山一带宣传抗日爱国思想，率领队伍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

死冷的天，遍地的雪，刺骨的风，冻僵的树。打过春的完达山，还是那样冷冰冰，硬邦邦，一副吓人的面孔。无怪人们说：春风也惧冰雪寒，迟迟不渡完达山。

一阵清脆的马铃声，打破山野那冰雪般的沉寂。大官道上，一匹骏马在飞驰，快如箭，疾似风。马背上的年轻人，狐皮软帽，羊皮大氅。浓眉、星目、英俊、洒脱。

飞马刚刚驰进两山夹一沟的盘山道，“啪、啪”两声枪响，骏马一声长嘶，中弹倒地。鲜血把洁白雪地染红一大片。

“抓活的！”一阵狂呼乱叫，从山拐处跳出五个汉子。人人狗皮帽，个个靰鞡头，手里都提着长枪，枪口对准马上青年，成扇形包抄过来。

年轻人在白马将要倒地时，双手按鞍，两脚甩镫，一个“乳燕钻天”跃上半空，紧接着一个跟头，双脚落地。看到五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双手一背，皱着眉头道：“看弟兄们穿装打扮，一定是联防团的喽！”

“不错，”一个象是伍长的小头目说：“许大队长吩咐，请字匠军师回去！”

“字匠军师？”青年人哈哈一笑：“什么字匠军师？你们张冠李戴，误把冯京当马凉了吧！”

“什么冯京马凉？我们不懂。老子们是奉上命抓人！”那个伍长蛮横地说：“为了逮活的，嘿嘿！不得不先打死那匹挺好的马。射人先射马嘛，啊？哈哈哈哈！”

“看来我是对牛弹琴了。”年轻人讥骂着，顺手掷过一块三寸长、一寸宽，上面烫金的虎头木牌：“你们总该认识这个？”

这烫金的虎头牌，是闹山虎许振山精制的特别通行证。持此证者，可在闹山虎辖区任意行走，不受检查和阻拦。

伍长接过虎头牌，一看，惊呆了。要知道，持虎头牌的人，都是闹山虎的至亲好友。他没问青红皂白就枪杀了人家的骏马，青年人如何会跟他善罢甘休！弄到闹山虎那里，除了照赔马钱，最少还得挨一顿大板子。四个联防团丁也认出了烫金虎头牌。八只眼睛一齐瞅着他们的伍长，好象在问：“怎么办？”

伍长是个兵痞，心黑手狠，冷血无情。心想：与其回去挨打受罚，不如就地杀人灭口。漫漫苍天，冥冥地府，哪里没有屈死鬼！只要封住手下四个人的嘴，很好蒙混过关。心生恶念，那嘴角和眉尖可就显露出来。

“你们可看清楚了？”青年人虽因心疼骏马煞是生气，却也没想杀人。看到伍长脸上的表情变化，已嗅出危险信息，杀机顿起。他话出枪出，话落枪响。“砰、砰、砰、砰、砰”，弹无虚发，五个点射，五个家伙应声倒地，各自怀着心事进了鬼门关。青年人嗅觉之灵，思虑之密，身手之快，枪法之准，实在令人惊叹。

青年人枪杀五人之后，便伏身去看那匹骏马。两颗子弹都击中马头，白马已死去多时。他用手轻轻抚摸着死马，懊悔地叹着气，闭起了眼睛，似乎在思虑着什么。突然，他警觉地抬起头来，只见大官道上一个红红的火团特别显眼地向前移来。随着这团红火的一点点长大，他似乎听到马铃声，接

着，他看到一匹火红的骏马，马上一个穿粉红色衣服、披猩红色斗篷的人向他疾驰而来。

桃红马越来越近，马上人越近越清。不待马到跟前，青年人早小跑着迎上去。红衣人一勒马嚼子，桃红马立时纹丝不动。只见红斗篷一张，象飞落一朵硕大桃花，红衣人已站到青年人面前。

“怎么就大哥一个人？”年轻人吃惊地问。

红衣人“咕咕”一笑：“听到枪声，不知出了什么事？我的马快，拴柱他们在后头呢！”声音既甜又脆，似黄莺啼鸣，令人迷醉。原来“大哥”者，竟是个年轻、俏丽的绝色美人：粉嘟嘟的瓜子脸，弯月般的两道眉，水灵灵的大眼睛，红彤彤的小嘴巴。手牵桃红骏马，身披猩红斗篷，头顶湛湛蓝天，脚踏皑皑白雪，似在哪里见过的一幅美人图。

这美人，就是平顶山的公道大王小丫。

“大哥何必亲自来，天这样冷……”青年人好象有许多话要说，却又觉得无话可讲。

“你一去七天，音信皆无，这兵荒马乱年头，我不亲自来，如何放心得下！”小丫膘了一眼倒地骏马，深情地望着年轻人说：“你一点没事？”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我、我对不起大哥。”年轻人痛心地说：“大哥心爱的黑白分明神龙驹……”

“哎，”小丫打断他的话：“要是人没事，一匹马，死就死了吧。”她话说得虽然轻巧，人还是忍不住蹲下身去，心疼地轻轻抚摸着那混身赛雪的神龙驹，偷偷流下眼泪。

在“破七”那天晚上，县城里开大车店的宋爷着信鸽送

来密禀，说是东洋小鬼子已打进哈尔滨，县城人心大乱，秩序糟透。几个月来，小丫率弟兄们一直在深山老林为自己和穷苦乡亲们的生存和生活搏斗，根本无暇也无从顾及外界。乍听这些消息，不由大吃一惊。为应付这突然事变，字匠军师亲自进城去捞详细情报。当时，他的马正在生病，小丫就把自己心爱的“黑白分明神龙驹”借给他骑。字匠知道：小丫爱马如命，还特别喜欢这匹神龙驹。这匹马，混身毛白如雪，没一根杂色；四条腿却黑如锅底，状如涂漆。它跑起赛飞龙，日行八百里，深通人性，神骏无比，故名“黑白分明神龙驹”。一旦被人击毙，她如何不心疼。

“你怎么会受到这帮家伙的狙击？”小丫款款地站起来，扫了一眼躺在地下的五具尸体问。

“前晚儿，商会会长卜世仁在饭馆设局请客，非要我参加。谁知，竟碰上闹山虎许振山。”

小丫惊道：“这种地方碰到仇人，可糟了。”

字匠说：“闹山虎认出了我，也觉吃惊，伸手就拽出盒子枪，喝问：‘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闯到这疙瘩来！’他嗓门挺高，屋里人都惊愕地看着我。”

自古道：狭路相逢勇者胜。此时此刻既不能表现出半点气馁和软弱，也还得讲究些策略，必须把卜世仁逼出来，叫他替我说话。我故意把脸一扬质问他：怎么？许大队长！是卜会长不该请我，还是我不应该来？

卜世仁听见吵吵，急忙赶过来，对闹山虎说：‘老弟！怎么回事？这可是我今晚儿请的客人。’

闹山虎指着我对卜世仁说：‘会长！你熟悉他？’

‘熟悉。不熟悉能请他来吗!’

看来，闹山虎跟卜世仁关系极好，似不愿叫他为难，就恶狠狠地问我：‘那么，你离开了那地方?’

他恶狠狠地，我偏笑嘻嘻的。不是为了气他，是叫那帮富商帮卜世仁替我说话。我说：许大队长！是不想在这儿把我抓起来，清算几个月前那笔旧帐？

别说，我这招还真灵。除了许振山和我，谁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旧帐，还都以为我俩是为女人争风吃醋的风流债，所以大家都过来劝闹山虎。加上闹山虎也真不知道我跟卜世仁的关系……”

小丫插嘴问：“你是怎么熟悉卜世仁那个大财东的？”

字匠道：“这话要说起来可就长了……”

小丫笑道：“那就回去再说。闹山虎后来怎么样了？”

字匠说：“后来，闹山虎就被那帮财东硬拉走去坐席。我哪里还有心肠去坐席，悄悄溜出来，地仓的大车店没敢呆，骑上黑白分明就往回赶。路过柳树村，顺便给故去的两个弟兄家里送点钱。谁知，老爷子说啥也不叫走，非留吃饭不可，耽搁了有半天功夫，才在这里碰到这五个东西。”

小丫静静听字匠讲完，双手合十，长出一口气道：“老天保佑，总算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这时，拴柱带三个把式才匆匆赶到。由于跑的忒急，四匹马混身都在冒热气。四人跳下马，先见过字匠，拴柱就跑到“黑白分明”身边，惊叫道：“这神龙驹怎么给打、打死了。”

“拴柱，”小丫眼泪汪汪地凝视着倒地的龙驹，难受地吩咐道：“你跟金钟留下，把黑白分明想法儿埋了。别叫它抛尸

荒野。”说罢，便转向字匠：“三爷！咱们回去吧！”

听到字匠军师踩盘子回来，老疙瘩飞一样迎了出来。他帮字匠把帽子和衣服上的雪打扫干净，簇拥着他进了小丫住的地窖子，又忙忙活活地递上一大碗热水说：“三哥！喝口水，暖和暖和身子。”

“还没吃吧？”小丫冲老疙瘩一伸下巴壳说：“告诉厨子弄点吃的！”

“不用了，”字匠呷了口水说：“大爷！二爷！我先回禀情况。”他说了这句话，又呼噜呼噜喝了几口水，才又接着说：“东洋小鬼子八月初七（按：阳历九月十八）突然发动事变，占领了沈阳城。到八月节，吉林省会吉林城也给小鬼子占领了。东洋鬼子占领辽宁、吉林两省以后，用两万支三八大盖枪、二百挺轻重机关枪和十万日元收买了辽洮镇守使张海鹏。张海鹏认贼作父，悍然带兵北上，为东洋鬼子夺取黑龙江。”

“我×他张海鹏八辈老祖宗！”二柜炮头气得骂了起来。

“这帮子混蛋狗官！”小丫也气得骂：“老百姓吃糠菜，穿破衫，整日在地垅沟里流汗，进深山老林挣命，用自己血汗把那些狗官养个脑满肠肥。而这些没长人心的混帐王八蛋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高官厚禄，竟不惜出卖国家疆土，置百姓于水深火热。真他妈的猪狗不如！什么他妈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都是唱高调给小老百姓听的！”她近来一直在跟字匠念书识字，已粗通文墨。虽然她天资聪颖，毕竟时日尚浅。所以，讲话常常文中带“武”，素里夹荤。文武双全，素荤搭配。

“现在当官的，只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贪赃枉法，花天酒地。他们抽大烟，扎吗啡，掠金银，捞财宝，盖洋房，玩女人。一人得道，全家升天；就连他们的七姑八姨都跟着升官发财，谁还管国家兴亡，百姓死活！”深晓官场恶习的字匠感慨地说：“官府腐败如此，难怪东北军几十万，一枪不放就丢了沈阳城。哎！”他长叹一声，难过的差点掉下眼泪。

“当官的没好东西。官愈大愈他妈的王八蛋！”二柜炮头还要往下骂，小丫抢过来说：“三爷！煞煞火，咱们还听三爷说。”

字匠又叹了口气，接着说：“黑龙江省督军马占山不顾当局不抵抗命令，自动炸毁嫩江桥，在桥头同张海鹏的部队展开了一场血战。张海鹏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十分不得人心。他手下的三个团趁机纷纷反正。就在这节骨眼上，张作霖的把兄弟、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在哈尔滨宣布独立，投降了日本。马占山孤掌难鸣，率部退到卜奎。大年初四（按：一九三二年二月九日），东洋兵占领了哈尔滨。占领哈尔滨后，四处掠夺，任意放火，强奸妇女，滥杀无辜。张景惠那帮子走狗汉奸，更是为虎作伥，肆无忌惮地残害敢于反抗的人民。居民们受尽了苦难。”他用衣袖抹了抹潮湿的眼睛，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继续说：“日本人在阳历二月十六日在长春成立了满洲国，叫那个小宣统皇帝当执政。为了尽快消灭马占山，统一黑龙江，东洋鬼子准备兵分三路：一路卜奎，一路北安，一路吉东（吉林东部。即现在的牡丹江地区）。 ”

“那东洋兵不快到咱这疙瘩了？”老疙瘩吃惊地抢着问。

“问题是咱这疙瘩也出了小张海鹏！”字匠来个所问非所

答。

“是谁？”炮头气愤地问。

“庄家驹、郑金龙。”字匠恨恨地说。

“庄家驹、郑金龙！”小丫气得两眼蹿火：“一个倒弄洋货的大买卖人，一个横行乡里的土霸王，罪恶累累的两个王八蛋！如今又去舔东洋人腩沟子，真该千刀万剐！”

字匠见小丫气得双手直颤，反倒冷静下来。用较为和缓的声调继续禀报说：“被大当家的处死的庄家驹他老爹，同张海鹏的二伯父是连襟。庄家驹和张海鹏是姨表兄弟。两人早就同东洋鬼子有勾搭。郑金龙是庄家驹小舅子，原本是亲老毛子的。眼下，正通过牡丹江的庄家驹讨好张海鹏。他已把三县联防团改名为三县自卫团。告诉各家各户做东洋国的太阳旗，准备迎接东洋兵。”

炮头“噉”的一声跳起来，咬牙切齿地骂：“抓住郑金龙这个王八蛋，我一定活扒了他的皮！”

字匠见炮头气呼呼地坐下来，又接着说：“郑金龙还取缔了抗日的义勇军和大刀会。说他们是红胡子，共产共妻。自卫团到处胡乱抓人，看到眼生人不问三七二十一，绑上就拉走。现在城里乱极了。大天白日，就有人杀人放火抢东西。一到晚上，自卫团挨家挨户砸门。说是逮赤党，抓胡子。见着值钱东西就拿，遇到好看些女人就糟塌……”

听到这儿，小丫气得猛一拍桌子，陡地站起来。弯眉轻蹙，水汪汪秀目中暴射出一种震慑人心的威势，鲜花般娇嫩脸上充满凌厉杀气。炮头见了，先跳起来，大声说：“大哥！杀进城去，宰了郑金龙这个王八蛋！”

“对，进城！杀它个人仰马翻！”老疙瘩也激动起来：“叫他奶奶的郑金龙知道，投靠东洋鬼子没有好下场！”

“大哥！下令吧！”炮头吼叫起来。

小丫瞧瞧炮头，又瞅瞅老疙瘩，略一沉思，竟慢慢坐下来。此时，屋里的三个人，六只眼，一眨不眨地盯住她，谁也不再说话，静得连彼此的喘息声都能听到。良久，小丫“咕咕”一笑，两个浅浅的酒窝窝在那粉嘟嘟的鹅蛋脸儿上轻轻晃动了一下，充满杀气的俏脸立时显出平常时的娇艳、妩媚。她娇笑着问字匠：“三爷！你还没有告诉我，怎样认识商会会长那个大财东的呢？”

字匠似乎料到会有这样一问，便含笑禀告说：“地仓一见我进了城，惊吓的了不得。劝我赶紧回山，说是呆在城里太危险。他所知道的事情也就是前回禀明的那些。我问：城里谁个知道的事情多些。他说，商会会长卜世仁……”

“什么？什么？”炮头接过话茬：“不是人？商会会长不是人是个啥家伙！？”

“商会会长叫卜世仁。问卜的卜，世界的世，仁义的仁。那名子的意思是，他这一辈子最崇敬孔老夫子，讲仁义道德。”字匠想起炮头跟着学了四个月的字儿，连完达山的“完达”两个字还认不得，便没有再往下解释，继续说：“我问他，有什么办法接近卜世仁？他开始说没办法。想了一会儿，又说，办法倒有一个，不知我有没有那学问。我叫他说出来。他说：卜世仁是县里头号大财东，又装了满肚子的四书五经。年前他出了个新花样，腊八那天，在他开的‘世仁绸缎庄’柜台，用玻璃框装了一个用一寸象牙雕刻的小美人儿，说是打一个字，

猜中者，赏大洋二十块。一个多月了，绸缎庄人来人往不断捻，也没人猜中。如果能猜中这个字，或许能见到卜世仁。我说，带我看看去。谁知，一走上大街，我俩就被四个一伙的联防团丁盯上了。还没有等我俩甩掉这四个家伙，又有四个一伙的联防团围上来。地仓急了，拉着我就闯进‘世仁绸缎庄’。我拿眼向外一撒眸，好家伙！八个凶神恶煞般联防团丁端着枪堵住绸缎庄大门，不准进人，也不准出人。情况太紧急了，我顾不得多想，从柜台上的玻璃盒子里掠过象牙美人就向写字房跑。写字房里，帐房先生正在毕恭毕敬地同一个五十多岁瘦小干巴的老头说话。见我闯进来，帐房先生很不高兴地喝问：‘谁叫你进来的？’

我忙说：‘我要见卜会长。’

‘见卜会长有什么事？’

我举着那一寸美人儿说：‘来向卜会长领赏。’

这时，地仓同柜台伙计急匆匆一块儿赶来。伙计先向那干巴老头儿一鞠躬，然后指着我说：‘会长！他抢去了象牙美人儿！’原来，那瘦小干巴老头就是商会会长卜世仁。

卜世仁瞧了我一眼说：‘抢了人家的东西还来领赏，年轻人！你怕是穷疯了吧！’

我说：‘会长！这一寸佳人是夺。我可没有抢。’

那伙计抓住我肩膀生气地说：‘不管是抢还是夺，快把你说的这一寸佳人拿出来。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

卜世仁哈哈一笑，对伙计挥手说：‘放开他，他猜对了。’

伙计放开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卜世仁，怔住了。就在这个时候，房门哐当一响，四个持枪的联防团丁闯进来。一进屋就

大喊大叫：不许动！其实，四只枪口都对准我。”

字匠说到这里，抓过身边的白铁壶，嘴对嘴“咕嘟、咕嘟”灌了一阵子，然后用手一抹嘴巴，继续说：“帐房先生有些抽不住了，站起身来问：‘你们要干什么？卜会长在这儿，谁敢乱来！’一个象是头头样子的家伙指着我说：‘听说他抢了宝号的东西，我们来抓贼！’卜世仁眉头一皱，哼了一声说：‘这是我请来的客人。谁敢说我的客人是贼！’

四个家伙是认识商会会长的。卜世仁这么一说，几个家伙都怔住了。卜世仁白瞪了四个小子一眼，慢条斯理地说：‘四位还不走？是不想要我通知你们的许大队长，叫他派人把你们接回去！’四个家伙一看事情不妙，嘴巴里连说‘打搅’，夹着个尾巴溜走了……”

小丫“咕咕”一笑，打断字匠的话，摇头晃脑地说：“所以呀，平顶山大绺子里的字匠军师，就跟官家的商会会长交上了朋友。”

字匠点头笑道：“我跟那位卜会长谈得很投‘缘份’。前面谈的那些事情都是卜世仁告诉我的。还有，”他拿出一块长三寸，宽一寸上面烫着虎头的木牌接着说：“这虎头牌也是卜世仁给的，有了它，在闹山虎的管区内可畅通无阻。”

“可我還不明白，”炮头不解地问：“你夺了卜世仁的一寸佳人，怎么倒成了他请的客人？难道抢东西有功！”

字匠笑道：“一寸佳人组合起来就是个‘夺’字。我猜中了卜世仁认为谁也猜不出的字。闲谈中，我又冒充牡丹江中学堂的教书先生回家过年，他自然要跟我套近乎了。”

炮头听了，用手轻轻挠了下后脑勺，似懂非懂地点下头。

小丫见炮头和老疙瘩情绪稳定下来，又把谈话引入正题。
她问字匠：“城里带兵的还是……”

“闹山虎许振山。”字匠答。

“兵力可有什么变化？”

“有。”字匠说：“三道沟有一教书先生，在屯里拉起抗日救国军。十二日早上，许振山派了一个中队去清剿，中了那帮人的埋伏，给打个稀里哗啦。许振山听了很生气，昨天，亲自带一个中队杀向三道沟。”

“那城里只剩一个中队了？”

“嗯哪。顶多有一百人。”字匠答。

“中队长是谁？”

“在马鞍山卧过底的陶老丑。”

“这该死的混蛋！”小丫咬着牙骂。

“我们正好趁机杀进城去！活捉陶老丑，为石大哥报仇雪恨。”二柜炮头插话。

“陶老丑手下还有百十号人。火力虽不算强，硬攻也会有很大伤亡。”字匠说。

“你的意思呢？”二爷炮头问。

“智取为上。”

“如何智取？”

“潜入中队部，擒贼先擒王。”字匠说。

“中！”小丫右拳向左掌上一击，下了决心：“悄悄进城，活捉陶老丑，解决联防团。占领县城后，树起抗日义勇军大旗，扩大队伍，壮大力量，打东洋鬼，杀卖国贼，除豪强，救良善，光明正大的替天行道。”

地仓在西城边开了一个大车店，雇了一个帐房，一个更信。傍晚吃晌午饭时，小丫四人赶到大车店。她头戴狐狸皮帽，湖绸羔皮小袄，外罩猩红真丝狐腿斗篷；趟趟马鹿皮短靴，整个一张大狐狸皮的围脖，红羊毛线的手套。老疙瘩三人都是随从打扮。狗皮帽子，大靰鞡头，光面老羊皮短袄，黑布抿腰老棉裤。每个人一副羊皮套袖。

社会动荡，时局混乱，大车店里没客。客房是个大筒间，南、北两铺大炕。南炕上已摆好饭桌。桌上放着一小盆酸菜熬土豆，一大盆高粱米粥放在炕上。地仓三人刚端起饭碗，小丫四人就闯进来。地仓一见，吃惊非小。先招呼帐房先生说：“赵先生！你马上到天香楼叫桌好席，咱店来了贵客！”打发走帐房，又顺腰掏出一块光洋递给更信说：“上街买两瓶好酒来！”

把更信送出房门，地仓又左右望了望，这才进屋带紧门，略显焦急地说：“大当家的！城里乱糟糟的，你怎么也来了？”

“正是因为乱糟糟的，我才来呀！”小丫俏皮地说。

“这可是太冒险了！”地仓并不掩饰自己的惊慌。

“看你吓得那样！”小丫嘻嘻一笑：“你不是天天在冒险吗？你都不怕，我怕个啥！”

对于大当家的讲的歪理，地仓可不敢公然顶撞。苦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摇下头，把小丫四人引进里屋。

没一顿饭功夫，天香楼的好席就送来了。当胡子的在吃喝上不太讲究尊卑大小，七个人一齐上了桌。地仓开了瓶上等高粱酒。第三盅酒还没下肚，就听门外一阵乱，房门“砰”的一声被人用脚踢开，呼啦一下涌进四个凶神恶煞般联

防团丁。几个家伙吆吆喝喝，乱叫乱嚷：“不许动！谁也不许动！”

地仓脸一下子变得煞白。身子弹簧般“腾”下子蹦起来，嘴里连说：“老总！别误会！别误会！”边说边把两块光洋塞到领头大兵手里。

领头八爷掂了掂两块光洋，放进兜里，扫了众人一眼，拿腔拿调地问：“这都是些什么人哪？”

“买卖人。哈，老总！除了本店两个伙计，都是买卖人。”地仓点头哈腰地说。

“买卖人？外地来的喽，怨不得眼生的很！”领头八爷腔调一变，阴恻恻地说：“都是些买卖人你宋掌柜怕什么？！用得着塞给我两块现大洋？你心里头有鬼！这几个家伙横眉竖眼，准不是好东西！不是赤党就是胡子！”说着，“哗啦”一声把子弹推上枪膛。跟在他后面的三个八爷也装腔作势地“哗啦、哗啦”推子弹上膛，嘴里不停地吆喝：“不准动！谁动就打死他！”

本来就挺紧张的气氛显得更加紧张了。屋里静得吓人，似乎连空气都凝结了。一双双冒火的眼睛紧盯着黑洞洞枪口，心窝窝里却翻滚着怒海般波涛。只要哪个不小心从嘴里喷出点火星，都会使这间草房着火、爆炸。老疙瘩见局面对自己不利，心想：还是先下手为强。便偷偷给两个把式递个眼色，然后悄悄伸手向怀。他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悄悄送这四个家伙进鬼门关，以解眼前的危难。谁知领头的八爷非常注意老疙瘩。见老疙瘩与人使眼神接着就探手向怀，便大喝一声：“不许动！手举起来！我开枪了！”枪口已指向老疙瘩。就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象是谁轻轻地拨响了琴弦，众人耳边响起了悦耳动听的音符：“干嘛动那么大的肝火！你们不就是抓胡子吗？我就是！”随着声音，小丫从炕上跳下地。因为炕上热，她已脱掉羔皮小袄。只着件葱绿红花紧身毛绳衣，露出粉底碎花衬衣领。高挑个，细腰身，粉面欺雪，红唇似火，眉弯如画，眼亮赛星；衬上浓墨秀发，真象年画里的西施，戏台上的嫦娥。她似笑非笑，又假又真；掐腰一站，俏里藏威；着人爱，让人怕，使人虚实难辨，莫测高深。

小丫挺身答腔，不仅地仓着了急，就连八爷们也吃一大惊！嗨！好一个俊俏佳人！好一个富贵天仙！小子们顿觉旧草房亮堂起来，那两只狗眼甚至连眨都不会眨了。

那年月，在衙门口混事的東西们，专会看人下菜碟。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象狗一样，尽抓挠穷苦人。他们兀见一个天仙般年轻女人径直向他们的枪口撞来，吓得领头八爷忙后退两步，嘴里说：“别往前走！再走我就搂……搂……”

“搂火了，是不是？”小丫仍慢慢向前移动脚步，略仰着俏脸叫号：“搂火呀！有胆量你就搂啊！”

“你、你！你是什么人？”领头八爷已退到门口，不能再退了。神情有点慌，却不敢真搂火。

小丫“咕咕”一笑，站住了。挑逗地说：“胡子呀！你们不是抓胡子吗？我就是胡子，怎么不抓呀！”

一个一把能掐出水儿来的娇滴滴俊俏闺女会是胡子，八爷说啥也不敢相信。还在说，哪里会有在抓胡子的大兵面前主动承认自己是胡子让人来抓的！他们自己清楚：吓唬吓唬